

「佛教解脫道哲學專題」

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

第 9 週(20250418)

《相應部 15.1 · 草木經》(SN 15.1: *Tiṇa-kaṭṭha-sutta*)

(1-1)簡介：本經教導眾生之生死輪迴極其長久，其過去之邊際無有窮盡而不被認知。然而，重點在於體認生死輪迴乃眾生之組合造作的表現，受制於無明知與渴愛，經歷的則為困苦，而適當的因應之道，在於厭離乃至超脫如此的組合造作。

(1-2)《雜阿含經·第 940 經》，T. 99, vol. 2, p. 241b; 《別譯雜阿含經·第 333 經》，T. 99, vol. 2, p. 486c; Bhikkhu Bodhi (tr.), “SN 15.1,” *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*, Boston: Wisdom, 2000, p. 651.

(1-3)白話翻譯(以巴利語本為依據，參考英譯本)：

我是這麼聽說的：有一個時候，佛陀在舍衛國(Sāvattihī)遊化，停留在祇陀林·給孤獨園裡(Jeta-vane Anātha-pindikassa ārāme)。

在那裡，世尊稱呼比丘們：「比丘們！」

那些比丘回應世尊：「大德！」

世尊這樣開示：「比丘們！這個生死輪迴(*samsāra*)並不具有可被測知的起點(*an-amatagga*)。被無明知(*a-vijjā*)所障礙且被渴愛(*taṇhā*)所繫縛的眾生，其流轉與輪迴在過去的端點是不被認知的。

比丘們！譬如，有人將瞻部洲(*jambu-dīpa* 閻浮提)當中所有的草、樹木、枝條、樹葉都砍下來，聚集成一堆，以每四指寬當做一小節，再對著每一小節，接連地說：『這是我的母親。』『這是我的母親的母親。』比丘們！那個人的母親以及母親的母親之系列尚未窮盡，但是瞻部洲當中所有的草、樹木、枝條、樹葉卻已經用完而窮盡。根據什麼理由呢？比丘們！這個生死輪迴並不具有可被測知的起點。被無明知所障礙且被渴愛所繫縛的眾生，其流轉與輪迴在過去的端點是不被認知的。

比丘們！就像這樣，你們長期(*dīgha-rattam*)經歷痛苦、困頓、不幸，而且增添了墳墓。

比丘們！關於一切的組合造作(*sabba-saṅkhāresu*)，理所當然地(*alam*)要予以厭離(*nibbinditum*)，理所當然地要予以離染(*virajjitum*)，理所當然地要從而解脫(*vimuccitum*)。」

《增支部 3.65 · 卡拉瑪經》(AN 3.65: *Kālāma-sutta*)

(1-1)簡介：本經簡稱〈卡拉瑪經〉(*Kālāma-sutta*)，教導一般世人既不必由於講說、教義、傳統、或人物即接受某一個宗教，也不必被眾說紛紜的宗教現象，弄成眼花撩亂而無所適從。關鍵在於，應該落實在眾生的心意調善與清淨，以及由最低限度的當生之無怨與安然自處，延伸為後世可能的良好去向與福樂。

(1-2)《中阿含經·第16經·伽藍經》，T. 26, vol. 1, pp. 438b-439c; Bhikkhu Bodhi (ed.), *In the Buddha's Words: An Anthology of Discourses from the Pāli Canon*, Boston: Wisdom, 2005, pp. 251-256; John Holder (ed. & tr.), "Chapter 2: Discourse to the Kālāmas (*Kālāma Sutta*), *Early Buddhist Discourses*, Indianapolis: Hackett, 2006, pp. 19-25; Peter Harvey, "The Approach to Knowledge and Truth in the Theravāda Record of the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," *Buddhist Philosophy: Essential Readings*, edited by William Edelglass and Jay Garfield,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9, pp. 175-185.

(1-3)白話翻譯(以巴利語本為依據，參考英譯本)：

我是這麼聽說的：有一個時候，世尊與人數眾多的比丘團體一起，在拘薩羅(Kosala)國遊歷，到達卡拉瑪(伽藍/Kālāma)族人聚居的克薩普踏(羈舍子/Kesaputta)城鎮。克薩普踏城鎮的卡拉瑪族人，聽說出家修道者(沙門/*samaṇa*)喬答摩(Gotama)乃釋迦族人(*sakya-putta*)，從釋迦族(*sakya-kula*)出家，已經來到克薩普踏；還聽說世尊喬答摩(Bhavantam Gotamam)聲名遠播，「是一位阿羅漢·正等覺者·明知與行道皆具足者·善逝·世間解了者·世人之無上調御者·天人之教師·佛陀·世尊。在親身證悟包括天神、魔羅(Māra)、梵天、沙門、婆羅門在內的世間之後，將如此的證悟內涵，示知其行化所及的天神與人們。他所講說的教法，在開頭優良、在中間優良、在結尾優良，具有正確的意義，具有正確的詞句，完全地充滿而清淨，顯示清白的潔淨作為。能夠見到這樣的阿羅漢，將是很慶幸的。」

於是，克薩普踏的卡拉瑪族人，即前往世尊的所在。到達之後，一些人敬禮世尊，然後退到一邊而坐下來；一些人與世尊互相問候，做了一些友好的寒暄，然後坐在一邊；一些人合掌交叉兩手指頭對著世尊做敬禮的動作，然後坐在一邊；一些人報上自己的名字和族姓，然後坐在一邊；一些人維持沈默，然後坐在一邊。

克薩普踏的卡拉瑪族人其中的一位在坐在一邊之後，對世尊說：「大德(*bhante*)！有一些出家修道者(沙門)或印度傳統的宗教師(婆羅門)來到克薩普踏，只講解與宣揚他們自己的教義，卻醜化、輕蔑、鄙視、駁斥其它的教義。大德！後來另有一些沙門或婆羅門來到克薩普踏，也只講解與宣揚他們自己的教義，卻醜化、輕蔑、鄙視、駁斥其它的教義。大德！我們感到很懷疑且難以確定，那些世間聞名的沙門或婆羅門當中，有誰在說正確的話(*ko ~ saccaṃ āha*)，又有誰在說錯謬的話(*ko musā*)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會去懷疑(*kaṅkhitum*)，以及會疑惑(*vicikicchitum*)，都是適當的(*alam*)。面對著讓人懷疑的事情的時候，疑惑之情即隨之而生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接受一件事情的時候，請勿僅憑人云亦云的傳說(*mā anussavena*)，請勿僅憑輾轉而來的傳統(*mā param-parāya*)，請勿僅憑道聽塗說(*mā iti-kirāya*)，請勿僅憑典籍記載之權威(*mā piṭaka-sampadānena*)，請勿僅憑邏輯思索(*mā takka-hetu*)，請勿僅憑邏輯規則(*mā naya-hetu*)，請勿僅憑意象上的推敲(*mā ākāra-parivitakkena*)，請勿僅憑見解上的思慮與合口味(*mā diṭṭhi-nijjhāna-kkantiyā*)，請勿僅憑外表的才能(*mā bhabba-rūpatāya*)，請勿僅憑『這一位沙門是

我們的師尊』(mā samaṇo no garūti)。卡拉瑪族人！當你們親身知道(attanā'va jāneyyātha)『這些事項是不良善的、該受責備的、受到智者譴責的、以及採納與執行之後將會招致無益(ahitāya)和困苦(dukkhāya)』，那就應該予以捨棄。卡拉瑪族人！當貪欲(lobha)在一個人的心裡產生的時候，你們認為那是有益的，還是無益的(hitāya vā ahitāya vā)？」

「大德！無益的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這樣的一個具有貪欲的人，受到貪欲的侵蝕與擺佈，做出殺生、偷盜、與他人妻勾搭、說謊的事情，也鼓動他人去做這些事情，是不是會在很長的期間(dīgha-rattam)成為這樣的人的無益和困苦？」

「大德！是的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當瞋恚(dosa)在一個人的心裡產生的時候，你們認為那是有益的，還是無益的？」

「大德！那是無益的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這樣的一個具有瞋恚的人，受到瞋恚的侵蝕與擺佈，做出殺生、偷盜、與他人妻勾搭、說謊的事情，也鼓動他人去做這些事情，是不是會在很長的期間成為這樣的人的無益和困苦？」

「大德！是的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當困惑(愚癡/moha)在一個人的心裡產生的時候，你們認為那是有益的，還是無益的？」

「大德！無益的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這樣的一個具有困惑的人，受到困惑的侵蝕與擺佈，做出殺生、偷盜、與他人妻勾搭、說謊的事情，也鼓動他人去做這些事情，是不是會在很長的期間成為這樣的人的無益和困苦？」

「大德！是的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你們思考一下這些事項是良善的，還是不良善的(ime dhammā kusalā vā akusalā vā)？」

「大德！不良善的。」

「是該受責備的，還是不該受責備的(sāvajjā vā anavajjā vā)？」

「大德！該受責備的。」

「是受到智者譴責的，還是受到智者讚揚的(viññugarahitā vā viññuppatthā vā)？」

「大德！受到智者譴責的。」

「在予以採納與執行之後，這些事項是否將會招致無益和困苦？你們在這樣的情形是如何？」

「大德！在予以採納與執行之後，這些事項將會招致無益和困苦。我們在這樣的情形是如此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就我剛剛說的——『卡拉瑪族人！接受一件事情的時候，請勿僅憑人云亦云的傳說，請勿僅憑輾轉而來的傳統，請勿僅憑道聽塗說，請勿

僅憑典籍記載之權威，請勿僅憑邏輯思索，請勿僅憑邏輯規則，請勿僅憑意象上的推敲，請勿僅憑見解上的思慮與合口味，請勿僅憑外表的才能，請勿僅憑「這一位沙門是我們的師尊」。卡拉瑪族人！當你們親身知道『這些事項是不良善的、該受責備的、受到智者譴責的、以及採納與執行之後將會招致無益和困苦』，那就應該予以捨棄。』——這一整套的說詞，根據的就在於如此[考量貪欲、瞋恚、困惑在現實的產生與作用]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接受一件事情的時候，請勿僅憑人云亦云的傳說，請勿僅憑輾轉而來的傳統，請勿僅憑道聽塗說，請勿僅憑典籍記載之權威，請勿僅憑邏輯思索，請勿僅憑邏輯規則，請勿僅憑意象上的推敲，請勿僅憑見解上的思慮與合口味，請勿僅憑外表的才能，請勿僅憑『這一位沙門是我們的師尊』。卡拉瑪族人！當你們親身知道『這些事項是良善的、不該受責備的、受到智者讚揚的、以及採納與執行之後將會招致利益(*hitāya*)和安樂(*sukhāya*)』，那就應該予以實行而安住。卡拉瑪族人！當不貪欲(無貪/*a-lobha*)在一個人的心裡產生的時候，你們認為那是有益的，還是無益的？」

「大德！有益的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這樣的一個不具有貪欲的人，不受到貪欲的侵蝕與擺佈，不做出殺生、偷盜、與他人妻勾搭、說謊的事情，也不鼓動他人去做這些事情，是不是會在很長的期間成為這樣的人的利益和安樂？」

「大德！是的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當不瞋恚(無瞋/*a-dosa*)在一個人的心裡產生的時候，你們認為那是有益的，還是無益的？」

「大德！有益的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這樣的一個不具有瞋恚的人，不受到瞋恚的侵蝕與擺佈，不做出殺生、偷盜、與他人妻勾搭、說謊的事情，也不鼓動他人去做這些事情，是不是會在很長的期間成為這樣的人的利益和安樂？」

「大德！是的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當不困惑(無癡/*a-moha*)在一個人的心裡產生的時候，你們認為那是有益的，還是無益的？」

「大德！有益的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這樣的一個不具有困惑的人，不受到困惑的侵蝕與擺佈，不做出殺生、偷盜、與他人妻勾搭、說謊的事情，也不鼓動他人去做這些事情，是不是會在很長的期間成為這樣的人的利益和安樂？」

「大德！是的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你們思考一下這些事項是良善的，還是不良善的？」

「大德！良善的。」

「是該受責備的，還是不該受責備的？」

「大德！不該受責備的。」

「是受到智者譴責的，還是受到智者讚揚的？」

「大德！受到智者讚揚的。」

「在予以採納與執行之後，這些事項是否將會招致利益和安樂？你們在這樣的情形是如何？」

「大德！在予以採納與執行之後，這些事項將會招致利益和安樂。我們在這樣的情形是如此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就我剛剛說的——『卡拉瑪族人！接受一件事情的時候，請勿僅憑人云亦云的傳說，請勿僅憑輾轉而來的傳統，請勿僅憑道聽塗說，請勿僅憑典籍記載之權威，請勿僅憑邏輯思索，請勿僅憑邏輯規則，請勿僅憑意象上的推敲，請勿僅憑見解上的思慮與合口味，請勿僅憑外表的才能，請勿僅憑「這一位沙門是我們的師尊」。卡拉瑪族人！當你們親身知道『這些事項是良善的、不該受責備的、受到智者讚揚的、以及採納與執行之後將會招致利益和安樂』，那就應該予以實行而安住。』」——這一整套的說詞，根據的就在於如此[考量不貪欲、不瞋恚、不困惑在現實的產生與作用]。」

「卡拉瑪族人！高尚的弟子(*ariya-sāvaka*)，如此地離開貪婪(*vigatābhijjha*)，離開惡意(*vigata-byāpāda*)，無所迷惘(*a-sammūlha*)，正確覺知(*sampajāna*)，心念覺察(*patissata*)，以心意之慈善往一個方向擴散而安住(*mettā-saha-gatena cetasā ekaṃ disaṃ pharitvā viharati*)。第二個方向，第三個方向，第四個方向，也是同樣的做法。同樣地，以心意之慈善往整個世界、往上方、往下方、往橫貫方向(*tiriyam*)、往所有的地方(*sabbadhi*)擴散而安住，而如此的慈心是方廣的(*vipulena*)，帶有偉大的卓越性質(*mahaggatena*)，不可度量(*appamāṇena*)，不帶有敵意(*a-verena*)，以及不帶有惡意(*a-byāpajjhena*)。

高尚的弟子，如此地離開貪婪，離開惡意，無所迷惘，正確覺知，心念覺察，以心意之悲憫(*karuṇā-saha-gatena cetasā*)往一個方向擴散而安住。第二個方向，第三個方向，第四個方向，也是同樣的做法。同樣地，以心意之悲憫往整個世界、往上方、往下方、往橫貫方向、往所有的地方擴散而安住，而如此的悲心是方廣的，帶有偉大的卓越性質，不可度量，不帶有敵意，以及不帶有惡意。

高尚的弟子，如此地離開貪婪，離開惡意，無所迷惘，正確覺知，心念覺察，以心意之歡喜(*muditā-saha-gatena cetasā*)往一個方向擴散而安住。第二個方向，第三個方向，第四個方向，也是同樣的做法。同樣地，以心意之歡喜往整個世界、往上方、往下方、往橫貫方向、往所有的地方擴散而安住，而如此的喜心是方廣的，帶有偉大的卓越性質，不可度量，不帶有敵意，以及不帶有惡意。

高尚的弟子，如此地離開貪婪，離開惡意，無所迷惘，正確覺知，心念覺察，以心意之等觀而捨置(*upekkhā-saha-gatena cetasā*)往一個方向擴散而安住。第二個方向，第三個方向，第四個方向，也是同樣的做法。同樣地，以心意之等觀而捨置往整個世界、往上方、往下方、往橫貫方向、往所有的地方擴散而安住，而如此的捨心是方廣的，帶有偉大的卓越性質，不可度量，不帶有敵意，以及不帶有惡意。

卡拉瑪族人！這樣的高尚的弟子，因此心意的不帶有敵意，不帶有惡意，

不帶有攪動之雜染(*a-sankiliṭṭha-citta*)，而成為清淨的心意(*visuddha-citta*)，而且就在當生之中(*diṭṭh'eva dhamme*)，獲得如下的四項欣慰之確保(*cattāro assāsā*)。

其一，『如果有後世(*paro loko*)，有善業與惡業的果報(*phalaṃ vipāko*)，則在身體敗壞的時候(*kāyassa bheda*)，死亡之後(*paraṃ maraṇā*)，我將往生良好的去向、福樂之天界(*sugatiṃ saggaṃ lokaṃ upapajjissāmi*)。』這是這樣的高尚的弟子所獲得的第一項欣慰之確保。

其二，『如果沒有後世，沒有善業與惡業的果報，則在當生之中(*diṭṭh'eva dhamme*)，我仍然不帶有敵意，不帶有惡意，不帶有怨懟(*a-nīghaṃ*)，而保持安樂。』這是這樣的高尚的弟子所獲得的第二項欣慰之確保。

其三，『如果壞事發生在造惡者(*karoto karīyati pāpaṃ*)，但是我毫無意願對任何人物造惡，既然不造惡業，則我將從什麼來源而橫遭困苦？』這是這樣的高尚的弟子所獲得的第三項欣慰之確保。

其四，『如果壞事並不發生在造惡者(*karoto na karīyati pāpaṃ*)，則我看出，我在二個方面(*ubhayen'eva*)[亦即，心意造作方面與後果方面]，都是清淨的。』這是這樣的高尚的弟子所獲得的第四項欣慰之確保。

卡拉瑪族人！高尚的弟子，心意上如此地不帶有敵意，如此地不帶有惡意，如此地不帶有攪動之雜染，而成為如此地清淨的心意，而且就在當生之中，獲得這四項欣慰之確保。」

「世尊！正是這樣。善逝！正是這樣。大德！高尚的弟子，心意上如此地不帶有敵意，如此地不帶有惡意，如此地不帶有攪動之雜染，而成為如此地清淨的心意，而且就在當生之中，獲得四項欣慰之確保。『如果有後世，有善業與惡業的果報，則在身體敗壞的時候，死亡之後，我將往生良好的去向、福樂之天界。』這是這樣的高尚的弟子所獲得的第一項欣慰之確保。『如果沒有後世，沒有善業與惡業的果報，則在當生之中，我仍然不帶有敵意，不帶有惡意，不帶有怨懟，而保持安樂。』這是這樣的高尚的弟子所獲得的第二項欣慰之確保。『如果壞事發生在造惡者，但是我毫無意願對任何人物造惡，既然不造惡業，則我將從什麼來源而橫遭困苦？』這是這樣的高尚的弟子所獲得的第三項欣慰之確保。『如果壞事並不發生在造惡者，則我看出，我在二個方面，都是清淨的。』這是這樣的高尚的弟子所獲得的第四項欣慰之確保。大德！高尚的弟子，心意上如此地不帶有敵意，如此地不帶有惡意，如此地不帶有攪動之雜染，而成為如此地清淨的心意，而且就在當生之中，獲得這四項欣慰之確保。」

大德！相當奇妙。大德！相當奇妙。正如將倒轉的事物予以歸正，或者將受到掩蓋的事物予以彰顯，或者為迷路者指示道路，或者在黑暗中拿著油燈讓有眼睛的眾生得以看見事物，同樣地，世尊藉由多樣的路徑(*an-eka-pariyāyena*)，清明開演教法(*dhammo pakāsito*)。大德！我們皈依世尊，也皈依教法，也皈依比丘之修行團體。大德！謹願世尊接受我們為在家弟子。從今以後，終生皈依。」